

錦

章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書

局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託屯田姜維避禍

姜維四伐與三伐相連而三伐勝而四伐不勝張翼所謂畫蛇添足者也今八伐亦與七伐相連而七伐勝而八伐不勝是又畫蛇添足矣而姜維之意則以為不然蓋畫蛇而既成則蛇固可以無足若畫蛇而未就則蛇正不可無足耳

洮陽之出維以為非父之所料而父則知其料我之不料也祁山之救維知為父之所料而父則不知其料我之能料也至於後主之召回不獨維不料之父亦不料之矣智者之智常出於智者之意外愚者之愚亦出於智者之意外讀書至此能不為之慨然

又有讀書至終篇而復與最先開卷之數行相應者如觀黃龍見井中之兆令人思青蛇見御座之時觀曹髦詠黃龍之詩令人思漢帝詠飛燕之句斯已奇矣然當時之人猶未以前事相況也至於姜維之欲去黃皓則明明以十常侍為比明明以靈帝為鑒於一百十回之後忽然如觀一百十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見一百十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連合豈非絕世奇文

武侯出師以屯田終姜維出師亦以屯田終屯田中與屯渭濱無異耳以為避禍而保蜀之道在焉以為保蜀而取魏之道亦在焉姜維未嘗有九伐之事而後人

以沓中之役為姜維之九伐中原夫為取魏而屯田則雖謂之九伐焉可也

蜀之伐魏自此終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可見漢不滅賊則賊必滅漢此正武侯不兩立之說也先主將入西川先見孔明畫圖一幅又得張松畫圖一幅司馬昭將取西川先見鄧艾沓中畫圖一本又得鍾會全蜀畫圖一本前後天然相對若合符節真奇文奇事

却說蜀漢景繼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

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曰臣累出戰雖未成大功已挫動魏人

心膽今養兵日久不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況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

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極得一篇出師表後主覽表猶豫未決譙周出班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蜀分野

將星暗而不明譙周好言天文又為後文伏筆今大將又欲出師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詔止之後主曰

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當阻之譙周再三諫勸不從乃歸家嘆息不已遂推病

不出却說姜維臨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連

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必欲行強為之事此化

所以不敢專也廖化前番欲戰此番不欲戰亦與張翼之見合矣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為國也吾今八

次伐魏豈為一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逆吾者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

諸將提兵三十萬逕取洮陽而來此是八伐中原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鄧艾正與司

馬望談笑聞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屢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逕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人以圖久計耳

姜維欲取洮陽之意姜維不曾說明却在鄧艾口中說出妙

望曰若此如之奈

何艾曰可盡撤此處之兵分為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而行我却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

此番又為鄧艾算與取上却時一樣局面

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

寨却說姜維令夏侯霸為前部先引一軍逕取洮陽霸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了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

夏侯霸多謀此處却在鄧艾之下

遂

當先殺入餘眾隨後而進方到甕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

如曹仁在南郡射周郎時

後人有詩嘆曰

大膽姜維妙算長誰知鄧艾暗提防可憐投漢夏侯霸項刻城邊箭下亡

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

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傷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

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

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姜維又蜀兵兩番敗走，後心中搖動。維與諸

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為憂。成敗之事，在此一舉。汝等始終勿

改，如有言退者，立斬！」不但天意不可回人，亦未可以強矣。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

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此為

上計。」張翼之計亦自勝者，惜又為鄧艾猜破。維從之，即令張翼引後軍，逕取祁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

戰。艾引兵出迎，兩軍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維又

引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一陣，全然不

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

往救之。張翼所算又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把守此處，任他搦戰，切弗輕出。吾今夜

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

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

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祁山。」鄧艾之救祁山，不用衝救疾走，却用鼓角喧天，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

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救祁山寨矣。」你猜着我猜着，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

此寨，勿輕與敵。噯畢，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兩人真是對，手叙法簡潔，却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

寨將師纂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

隔在山後絕了歸路正慌急之間忽聽得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

左右報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伯約之來又在張翼一邊罵得哭元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

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話分兩頭却說後主在成都聽信宦官

黃皓之言又溺於酒色不理朝政阿斗如此不長進子龍總抱了地也時有大臣劉琰妻胡氏極有顏色因入

宮朝見皇后后留在宮中一月放出此時宮中府中太變一變了琰疑其妻與後主私通命婦留宮一月原無此理但後主南道方極此道恐何十

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列於前將妻綁縛令每軍以履撻其面數十幾死復甦何十

未顯及此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列於前將妻綁縛令每軍以履撻其面數十幾死復甦何十

想怨其治後主聞之大怒令有司議劉琰罪有司議得卒非撻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命婦

侍宮禁之人宮中亦非命婦遊翔之地君臣皆失也合當棄市遂斬劉琰自此命婦不許入朝然一時官僚以後主荒淫

多有疑怨者於是賢人漸退小人日進親賢人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後漢所以傾頹也令人懷武侯之言時右將軍閻宇身

無寸功只因阿附黃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乃說皓奏後主曰姜維屢戰

無功可命閻宇代之是欲以弱助代樂毅也後主從其言遣使齎詔召回姜維維正在祁山攻打寨

柵忽一日三道詔至宣維班師何異岳飛金牌十二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與張翼徐徐

而退鄧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退止留空

寨與鄧艾鼓祁山是一樣方法艾疑有詐不敢追襲姜維此番退兵不獨維所不料亦艾所不料也姜維遲到漢中歇住人馬自與使

命入成都見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秘書郎郤

正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將軍何尚不知黃皓欲使閭宇立

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寢其事矣忽與惡寢全憑一個宦官做主可發一笑○早知如此何

如勿召姜維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豎此時姜維欲殺黃皓之時姜維欲殺黃皓之時卻正止之曰大將軍繼武侯之事任

大職重豈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為不美矣維謝曰先生之言是也次日後主與

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進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於湖山之側黃皓如此害怕原不比張讓趙

忠之難除特天子不欲除之耳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奏曰臣困鄧艾於祁山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回朝

未審聖意為何後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直昭應劉第一

卷可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陛下近則鑒於張讓遠則鑒於趙高又說一個樣早殺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

原方可恢復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為昔者董允每切齒恨

皓朕甚怪之補前文所未及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也後主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侍臣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

下命拜姜維伏罪和事天子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干與國政將軍休聽

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於將軍惟將軍憐之言罷叩頭流涕乞憐取奸是此事故能其維如姜維之不好而風何

忿忿而出即往見卻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不特

約要正為國憂憂之也維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正曰隴西有一去處名曰沓中此地極

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又將屯田渭濱事一提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

麥熟以助軍實

是兵

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

是

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

是

四者將

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

四

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

三句是保國一句是安身

維大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維表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

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某屢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沓中

種麥屯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且斂兵聚穀退守漢中魏兵千里運糧經涉

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無不勝矣

姜維意中口中只是以破魏為事

遂令胡濟屯漢壽

城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傳僉同守關隘分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沓中

種麥以為久計

以下接過蜀漢再敘魏國

却說鄧艾聞姜維在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

先是一

如長蛇之勢

連營亦與陣法一般

此是九伐中原

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申奏

本圖畫

晉公司

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原不能剿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

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

賈充是

從事中郎荀

勗曰不然今蜀主劉禪溺於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

正避禍之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

方是堂堂正正之論

昭大笑曰此言最

善吾欲伐蜀誰可為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為副將大事成矣昭大

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欲令汝為大將去伐東吳可乎

將行刺跌出與師又將伐

吳欲出伐蜀事曲而文亦曲

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

也

昭大笑曰子誠識吾心也但

卿住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樣在此又是一本畫圖昭展開視之圖中

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鄧艾止畫中

全蜀之圖同畫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卿與鄧艾合兵取蜀何如會曰蜀川道廣非一

路可進既以伐蜀出伐蜀又以合兵跌出分兵曲折之甚當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昭遂拜鍾會為征西將軍假節鉞

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兗豫荆揚等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為征西將軍都督

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因遣新將軍封舊將一新舊便有不相下之勢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前將軍鄧敦

曰姜維屢犯中原我兵折傷甚多只今守禦尚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

取禍亂耶昭怒曰吾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斬之

須臾呈鄧敦首級於階下取皆失色試君之後又必示威於臣伐國之前亦必示威於內奸雖作威往往如此昭曰吾自征東以來歇

息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欲伐吳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水陸並進併

吞東吳此滅魏取虞之道也方算伐蜀又算到伐吳自吾料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

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吾今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

萬絆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抵駱谷三路以

襲漢中此處本欲鄧艾絆住姜維鍾會潛入西川後文却是鍾會絆住姜維鄧艾潛入西川正妙在與後相反方見事之變化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

亡可必矣眾皆拜服却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起兵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却以

伐吳為名令青兗豫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

海船

鍾會作伐吳即劉
錘會言伐蜀之意

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

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

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

亦從伐蜀先算到伐吳曰
此至末卷方是一氣呵成

昭大喜選日出師時魏

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

謂司馬昭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

謀反

伏線

昭笑曰吾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言無數語使悌疑心

頓釋正是

方當士馬驅馳日早識將軍跋扈心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道中

武侯顯聖定軍山

此卷記魏取蜀之事也而司馬昭主其事則非魏之能取之而晉之取之也魏之

滅尚在滅蜀之後然曹芳已廢而曹髦已弒雖吳之一息尚存而已全乎其為晉

也全乎其為晉則不得復以魏目之猶之起兵徐州乃備之討曹而非備之犯漢

兵敗當陽乃魏之攻備而非漢之伐備也前乎此者魏之攻蜀有二一發於曹丕

而五路之兵不戰而自解再發於曹叡而陳倉之兵遇雨而引歸是天之不欲以

魏滅漢也明矣天不欲興漢而又不欲以魏滅漢於是滅之以滅魏之晉焉而漢

之滅庶可以無憾云爾

鍾會將取蜀而佯作取吳之勢其謀是詐乃未取蜀而先為取吳之地其謀仍是真斯亦伏線之最奇者矣而猶未也邵悌於會之未行而預知其必勝預知其必叛則更奇司馬昭於會之未勝而預知其勝後之必叛又知其叛之必無成則尤奇以數卷之線於一卷伏之天然有此一氣呼應之文近之作裨官者雖欲執筆而效焉豈可得耶

黃巾以妖邪惑眾此第一卷中之事也而師婆之妄託神言似之張讓隱匿黃巾之亂以欺靈帝亦第一卷中之事也而黃皓隱匿姜維之表亦似之前有男妖後有女妖而女甚於男前有十常侍後有一常侍而一可當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應尾尾必應首讀三國至此篇是一部大書前後大關合處以死諸葛走生仲達而武侯不死以死諸葛嚇生鍾會而武侯又不死然武侯能顯聖以諭魏將而不顯聖以教後主能顯聖以護百姓而不顯聖以助姜維則何也曰此天之不可強也自非然者武侯之前關公亦嘗顯聖矣關公能顯聖以追呂蒙豈不能顯聖以追陸遜能顯聖以解鐵車之圍豈不能顯聖以救猊亭之敗哉

鄧艾未入川時先得一夢鍾會於定軍山前亦得一夢人但知鄧與會之夢為夢而不知艾之以夢告卜者亦夢也會之祭武侯與武侯之託夢於會亦夢也不獨兩人之事業已成夢即三分之割據皆成夢先主孫權曹操皆夢中之人西蜀東

吳北魏盡夢中之境誰是誰非誰強誰弱盡夢中之事讀三國者讀此卷述夢之文凡三國以前三國以後總當作如是觀

却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

也此不遺他人同往之意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蜀既破則蜀人

心膽已裂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即有異志蜀人安能

助之乎早為姜維助會不成伏線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更不足慮耳又說蜀所不從魏會伐線此言乃吾

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却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

軍衛瓘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爰彰立健夏侯威王賈皇甫閭句安等八十

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為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

會視之乃虎將許楮之子許儀也虎頭之勇已無數十回於此一提眾皆曰非此人不可為先鋒會喚許儀

曰汝乃虎體猿斑之將父子有名今眾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

千步軍選取漢中兵分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武侯嘗從此處去鍾會却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左軍出駱谷姜維嘗從此處去鍾會却

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教語極似常套却為後文伏筆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

提十萬餘眾星夜起程却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望往遏羌人

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頌隴西太守牽弘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

前來聽令

先見鍾會一番調度更極易

比及軍馬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漢中，忽

於脚下迸出一泉水，勢上湧，湏臾驚覺。

一場大事却先述一夢起

渾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護衛邵

緩問之。緩素明周易，艾備言其夢。緩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

東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不是圓夢却是起蹇，不消更卜夢即是卜

將軍此行，必然

克蜀，但可惜蹇滯不能還。

早為辭文，被從從索

艾聞言，慨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

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頎

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中。又遣金城

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襲姜維之後。

鍾會三路御艾，是四路各各不同

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應

應。却說鍾會出師之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凜凜。

人皆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實微笑不語。

即知知而不言之劉實，知而不言更有意思

太尉王祥見實冷笑，就馬上

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

此處又總為二

人殺殺

王祥問其故。劉實但笑而不答。

是有意思人

祥遂不復問。却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

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具表申奏後主，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

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這二處最為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

鍾會三路御，艾四路襲維

却重在三路，又各不同

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

正與鍾會之言相合

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

建此亦

時後主改景

耀五年為炎興元年。

插入此句為後二

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即召黃

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赤壁之戰曾使孔明東風之功今何不以此黃皓之術而退之皓奏

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

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今日人家女子往往信此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

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床之上即此師婆亦是蜀中之大災後主焚香祝畢師婆忽然

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活畫一師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

親禱之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即天子拜師婆亦是朝廷一大災師婆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

矣陛下切勿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活畫一師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

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自李維信師婆之後已姜維屢申告急表

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誤了大事與張讓隱匿黃中消息前後一轍却說鍾會大軍迤邐望漢中進發前軍

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即漢中矣關上不多人

馬我等便可奮力搶關眾將領命一齊併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將

到先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又將武侯臨終之事比及許儀

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敗儀回報

鍾會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引

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塌陷住馬蹄險些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

第一才子書 第一百十六回

馬步行跑下橋來時盧遂趕上一槍刺來

謂鍾會至此必死矣

却被魏軍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

遂落馬鍾會麾眾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

了山關

鍾會集元復生又得山關皆意外驚人之筆

即以荀愷為護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至帳下

責之曰汝為先鋒理合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乃纔

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馬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

會之不死實由天幸

汝既違軍令當按軍法叱

左右推出斬之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

又將許褚前事一提

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

明何以令眾遂令斬首示眾諸將無不駭然

早為後文諸將不徒鍾會張本

時蜀將王含守樂城蔣斌守

漢城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

魏兵利在速戰蜀兵利在

守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軍取陽平關守關蜀將傅僉與

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眾勢不可當不如堅守為上

嚴守不如守其言是矣守不如降其理何居

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矣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

默然不答

不懷好意了

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傅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

吾今統十萬之眾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

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

魏兵復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堅起魏家旗號

讀至此只道鍾會使人截關耳孰知却是蔣舒可發一嘆

只見蔣舒叫曰

吾已降了魏也僉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子乎撥回馬復與

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僉圍在垓心僉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嘆曰吾生為蜀臣死亦當為蜀鬼如此之鬼鬼可不朽矣若師敗之說鬼語連鬼亦不是鬼也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槍血盈袍鎧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蔣舒能不死死後人有詩嘆曰

一日抒忠憤 千秋仰義名 寧為傅僉死 不作蔣舒生

鍾會得了陽平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犒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平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鍾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二更西南上喊聲又起鍾會驚疑不定乃自引數百騎俱全裝貫帶望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見殺氣

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讀此又疑是武侯所設八陣圖如魚腹浦遺事耳會勒住馬問鄉導官曰此何山也答曰此乃定軍山昔日夏侯淵沒於此處夏侯淵事已隔數十回於此忽然照應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

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讀此又疑是夏侯淵作怪會大驚引眾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平關時不曾折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

了頭盔皆言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却不傷人只是一陣旋風而已所說

之神不過鬼混鍾會所見之鬼却是神奇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

昭應二百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定軍山顯聖與玉泉山顯聖前後遙遙相映吾當親往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宰

太牢自到武侯墳前再拜致祭祭畢狂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紛

一陣過後天色清明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道衣鶴氅素履皂絲面如冠王唇若抹朱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飄飄然有神仙之概

忽於鍾會夢中寫一語為孔明信傳先主草廬初遇時

其人步入帳中會起身迎之曰公

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見顧吾有片言相告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

橫羅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後萬勿妄殺生靈

明則教語迄今如開其聲不似師邊鬼語

言訖拂袖而去會欲

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是武侯之靈不勝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

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

不是語活鍾會正是蜀死武侯

於是漢中人民盡皆

出城拜迎會一一撫慰秋毫無犯後人有詩讚曰

數萬陰兵遠定軍致令鍾會拜靈神生能決策扶劉氏死尚遺言保蜀民

却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

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出迎魏陣中為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頌也頌出馬大

呼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

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槍縱馬直取王頌戰不三合頌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

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韋弘字樣維笑曰此等

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却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

神與艾戰十有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

金城太守楊欣燒毀了。

兩路太守實叙路太守座叙筆法變候

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

撤後軍星夜來救甘松正遇楊欣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巖

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敗魏兵大隊而來

將姜維圍住維引眾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流星馬到報說鍾會

打破陽平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

此事已實叙在前藥城守將王含漢於此再虛叙一遍

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

二人之降在前未實叙特於此處虛叙出來妙

胡濟抵敵不住逃回成都

求援去了。

此事在前未實叙於此處補叙出來妙

維大驚即傳令拔寨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為

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射

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槍趕來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楊欣撥回馬來

殺姜維。

請至此必謂維死矣

維躍起身一槍刺去正中楊欣馬腦。

又是絕處逢生

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

維騎上戰馬欲待追時忽報後面鄧艾兵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

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

請寫緒之兵亦用虛叙

維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

維進退無路長嘆曰天喪我也副將甯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

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却引兵奔劍閣守之則

漢中可復矣。

欲取劍閣及先取雍州其計亦曲

維從之即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

驚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若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

留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守。被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總之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良圖。與蜀隨之意相合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戰爭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起。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故作驚人之筆。今讀者著急。正是

漢中險峻已無有。劍閣風波又忽生。未知何處之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九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渡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有入險而能出者。先主檀溪之躍。後主當陽之奪。孫權逍遙津之逃。曹操濮陽之敗。潼關之奔。華容道之釋。司馬懿上方谷之走。皆是也。然此特事之險。而非地之險也。又特難之以險。脫而非功之以險成也。若夫造最險之謀。而經最險之地。犯最險之患。而成最險之功。則未有如鄧艾之貫索於懸崖。裹氈於峭壁。持斧挾鑿。以行七百里。無人之境者也。人即好幽。幽不至此文。即好奇。奇不至此。不謂讀三國者。讀至終篇。有此驚見駭聞之樂。

南鄭橋邊之鍾會。猶鐵籠山中之司馬昭也。昭幾死而不死。會亦幾死而不死。皆天意也。偷渡陰平。嶺之鄧艾。猶欲出子午谷之魏延也。武侯以延之計為危。而延不得自行其危。鍾會以艾之計為危。而艾竟得自行其危。亦皆天意也。天意所在。有非人力之所得而強耳。

武侯顯聖以告鍾會。而不顯聖以告鄧艾。不見武侯之神也。然既顯聖於定軍山。又必顯聖於陰平嶺。則武侯之靈。毋乃太勞乎。今有不必顯聖而同於顯聖者。定軍有墓。武侯如在焉。陰平有寨。武侯亦如在焉。風中隱隱有人。不若石上明明有字。山前一夢。能保蜀人之生。又不若嶺邊一碣。能決魏將之死。愈出愈奇。豈非曠

古奇觀

蜀之求援甚急而吳之來援甚遲論者以此咎吳而不必以此咎吳也何也孫休之不能援劉禪猶張魯之不能援劉璋也以漢中救成都則近以江東救綿竹則遠近且莫救遠何望乎且人事已非天命已去即使丁奉倍道而來若馬超之攻葭萌而蜀中之有黃皓甚於隴中之有楊松內亂既深雖有外助必無濟矣故君子不為吳咎而但為蜀咎

諸葛瞻父子受命於大事既去之後而能以一死報社稷君子曰武侯於是乎不死矣蓋戰死綿竹之心亦秋風五丈原之心也使當日甘心降魏以圖苟全則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家訓不其有愧乎故瞻尚生則武侯死瞻尚亡而武侯存却說輔國將軍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見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

姜維絕處逢生却在董厥一邊救出軍法

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

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為敵人

所襲大勢瓦解矣

預為後主出降伏線

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可易取不必憂也正言間忽報諸葛

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

關此是盤溪城而復明却說鍾會離劍閣二十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把守陰平

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緒曰維詭計多

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為所敗

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該將軍殺之恐傷

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將來伐蜀便是鄧父有罪亦當斬之會與父不睦自此始眾皆

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

遣全不顧鄧父體面為鄧父者實難堪此有人報知鄧父父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

汝安敢妄自尊大耶此時尚不是爭功不過是爭體面爭意氣耳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

親若與他不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之父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怒不以諸葛緒送鄧父而送晉公

一可怒也不交還其軍二可怒也言殺鄧父三可怒也該怒乃引數十騎來見鍾會會問父至使問左右父引多少軍來左右

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父下馬入見會接入帳禮畢父

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大幸也可定策早取

劍閣並不提起諸葛緒亦甚見機會曰將軍之明見若何父再三推稱無能期期不吐是口吃模樣會固問之父答曰

以愚意度之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逕取成都姜維必撤兵

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可獲全功鄧父此計原是行機機件會大喜曰將軍此計甚妙可即引兵去

吾在此專候捷音一片二人飲酒相別會回本帳與諸將曰人皆謂鄧父有能今日觀

之乃庸才耳

方知通曉大喜
答應都是假意

眾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

險要斷其歸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遂置雲

梯礮架只打劍閣關却說鄧艾出轅門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觀

其辭色甚不以將軍之言為然但以口強應而已

在從人口中
第一鍾會

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

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

吾以實心告彼彼以庸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為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沓中絆住姜

維彼安能成功耶

若非鍾會在劍閣絆住
姜維艾亦安能成功耶

吾今若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

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七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去取成都了會笑艾不

智

有此一笑乃見
文之奇出於意外

却說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吾

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

辭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

路搭造橋閣以便軍行

竟是一班匠
人不是軍士

艾選兵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

三千兵就彼劄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於巔崖

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地

謝靈運鑿山是為典
鄧忠拔聖山是大膽

魏兵沿途下了數

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

軍士盡皆哭泣

鍾會笑而鄧忠哭
哭一笑正是相對

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背是峻壁巔崖不能開鑿虛廢

前勞因此哭泣

不能為靈感持姬之入將為阮籍窮途之哭矣

父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餘里過此便是江油豈可

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共之

貴須下死工夫

眾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父令先將軍器攬將下去父取毡自裹其身先滾下

去副將有毡衫者裹身滾下無毡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挂樹魚貫而進微行險鄧艾

鄧忠并二千軍士開山壯士皆渡了摩天嶺

風谷風谷以摩手天之翅飛過摩天之嶺矣

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

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題其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

不久自死

二火者炎字也二火初興乃炎興元年也二士者鄧士載與鍾士季也不久自死者二火爭功而皆被殺也武侯之神至於如此則此處亦可謂之武侯再顯聖也矣

父觀訖大驚慌忙對

碣再拜曰武侯真神人也父不能以師事之惜哉後人有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立鶴徘徊尚怯飛鄧艾裹毡從此下誰知諸葛有先機

却說鄧艾暗渡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聞武侯在日曾發二千

兵守此險隘今蜀主劉禪廢之

補叙前事又與武侯此終之語相應

父嗟呀不已乃謂眾人曰吾等有來路而

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須併力攻之

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

後存即韓信背水陣之意

眾皆應曰願死戰於此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却說

江油守將馬邈聞東川已失雖為準備只是提防大路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劍閣

關遂將軍情不以為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

飲酒過醉人何其樂也

其妻問曰

屢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干我甚事

馬邈與後主正是一對有

是君必其妻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為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溺於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若到降之為上何必慮哉

料禍不遠矣魏兵若到降之為上何必慮哉意定其妻大怒唾邈面曰汝為男子先懷

不忠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馬邈與李氏却是一馬邈羞慚無語

忽家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陳俊主正在堂中

虎已到馬邈虎已到馬邈大驚慌出納降拜伏於公堂之下泣告曰某有心歸降久矣今願招城中

居民及本部人馬盡降將軍此等老主意已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調遣一向都

居民及本部人馬盡降將軍此等老主意已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調遣一向都

邈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往致祭魏人聞者無不嗟嘆後人有詩讚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可憐巴蜀多名將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邈來攻涪城部將田續曰我軍

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當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汝敢亂我軍心

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眾將苦告方免流後文田續殺艾伏線艾自驅兵至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

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

人必不肯誤陛下也鄧艾如從天降疑有神人助之若後主則非神人之所能助矣後主又召師婆問之却不知何處去了土神逃

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絡繹不絕此時何不泊黃後主設朝計議多官

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

先主無兒武侯有子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即黃承彥之女也母親甚陋而有奇

才黃帝之有嫫母齊王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韜畧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是天上神仙夫人亦是武

侯在南陽時聞其賢求以為室武侯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天下奇人必有奇配然武侯之名彰而

道之婦及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夫人之名不甚著者蓋無成而有終理瞻自幼聰

明尚後主女為駙馬都尉後主有佳兒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將軍

時為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諸葛瞻往事却於此當下後主從卻正之言即時連發三詔召

瞻至殿下三詔與三顧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之

命朕字兩頭着故命二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雖肝膽塗地不能補報

願陛下盡發城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此數語亦極得乃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

瞻瞻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諸將問曰誰敢為先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

既掌大權兒願為先鋒眾視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尚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

習武藝先主有孫武瞻大喜遂命尚為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却說鄧艾

得馬邈獻地理圖一本備寫涪城至成都一百六十里山川道路關隘險峻一一分

明又是一個張松令人艾看畢大驚曰吾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遷

延日久姜維兵到我軍危矣鍾會之笑艾連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

星夜逕去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汝首

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只見

蜀兵列成八陣。三通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

巾羽扇。鶴氅方裾。車上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諸書至此又令人嚇得師鄧

二人汗流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萬人之筆出於意外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

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自收兵。艾升帳

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

因此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已來到這裏不說硬話汝等輕退。以至於敗。宜速斬

以正軍法。眾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為大將。瞻之子諸

葛尚為先鋒。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至此方曉叙明又可謂死諸葛走生鄧忠矣艾聞之。謂師纂。鄧忠曰。成

敗之機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

匹馬單槍。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披兵衝出。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

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中傷而逃。瞻驅軍隨後掩殺二

十餘里。剗營相拒。第一番勝是武侯餘威第二番勝是瞻尚本事前是武侯候此是另瞻尚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便

加責。乃與眾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馬。又在鄧艾口中見一諸葛瞻今若

不速破。彼必為禍。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

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于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切觀近代賢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荊益遂成霸業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氣已終艾奉天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艾當表公為瑯琊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虛言幸存照鑒

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

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勝之艾從其言遂令天水

太守王頡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

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引兵出選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而

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

喊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中見事勢已逼乃令彰和費書殺出往東吳

求救

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不救即令老將丁奉為主帥封孫異為副將率

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丁封孫異引兵二萬向沔中而進自率兵三

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

萬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

遵守城牆自披掛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兵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礮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

再極寫諸葛一合

再極寫諸葛一合

眾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

自刎而死

此寫瞻之死

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掛上馬張遵諫

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嘆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為遂

策馬殺出死於陣中

此寫尚之死

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

不是忠臣獨少謀蒼天有意絕炎劉當年諸葛留嘉胤節義真堪繼武侯

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兵

寡魏兵眾三人亦皆戰死

傳會可以愧蔣舒三人亦可以愧馬超

父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正是

是

試觀後主臨危日無異劉璋受逼時未知成都如何守禦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武侯有子又有孫而武侯不死先主雖無子有孫可以當子而先主亦不死使蜀

之後主而以北地王為之則吳可吞魏可滅而漢亦安得遂亡哉雖然綿竹之戰

臣死于君識武侯之家教成都之失子死于父見昭烈之遺風漢雖亡凜凜有生

氣矣

西漢亡於孺子嬰東漢亡於獻帝皆奄奄不振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劉禪雖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為漢朝生色西漢亡而有王皇后之罵王莽東漢亡而有曹皇后之罵曹丕然兩后皆未能死則猶未見其烈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為漢朝生色

三國人才之盛不獨於男子中見之又於婦人中見之然男子有才不必其皆節而婦人無節即謂之不才故論才於男子才與節分論才於婦人必才與節合是婦人之才視男子之才而更難也惟其最難而能盛則三國有足述焉魏之才婦有五姜敘之母趙昂之妻辛敬之妹夏侯令之女王經之母是也吳之才婦有三孫策之母孫翊之妻孫權之妹是也漢之才婦有五先主之夫人糜氏北地王之夫人崔氏武侯之夫人黃氏及徐庶之母馬邈之妻是也至於權嬖如貂蟬聰慧如蔡琰又其下者耳

武侯初死有楊儀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成都初亡又有鍾會鄧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遙遙相對然鄧艾之表未嘗訐奏鍾會則鄧艾與魏延異矣魏延之表未嘗為楊儀所更易則鍾會與楊儀異矣且一在班師之日一在克敵之初其勢既殊其事亦別令人耳目一新

鍾會之將叛司馬昭之所料也鄧艾之將叛則司馬昭之所未料也於其所未料

者而變生於意外安得不於其所既料者防患於意中故使會制艾而即自將以防會防會而又恐會知之於是諱之秘之即心腹如賈充者而亦不以其意告之昭之奸雄誠不亞於曹操矣會欲伐蜀而佯作伐吳之勢昭欲收會而亦佯託收艾之名治其人而即用其法出乎爾者反乎爾其鍾士季之謂與

却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携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

南人但能使其不復反耳若使思難相從豈可恃乎○嗟哉後主南人不可以止些

光祿大夫譙周曰不

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

矣可以投之

先主半生作客嘗依品布矣寄表紹矣託劉表矣然後一時此一時也○嗟哉後主東方不可以止些

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

天子者

此言一國不可有兩天子

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于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

陛下再稱臣于魏是兩番之辱矣

此言一身不可事兩天子

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

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

譙周前勸劉璋出降今又勸後主出降是勸降情實

後主未決退入宮

中次日眾議紛紛譙周見事急復上疏諍之後主從譙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

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

蜀無降將軍

得降天子哉

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禪也

劉禪無兒後主却有子

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璿次子劉瑁

三子劉琮四子劉瓚五子即北地王劉譙六子劉恂七子劉璠七子中惟譙自幼聰

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善

後主謂譙曰今大臣皆議當降汝獨仗血氣之

勇欲令滿城流血耶譙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嘗干預國政今妄議大事輒起亂言

甚非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

提議

姜維若知魏兵犯關必來

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大功

此言降不如

戰不如守

豈可聽朽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

提議

後主叱

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譙叩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

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

此言不得已則戰

後主不聽譙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

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

先主不

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

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父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父令人迎入三

情降書

遣弘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齋王璽來維城請降時鄧父每日令

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王璽

三人遙想劉璋

父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父令人迎入三

紹譙周鄧良等父作回書付三人賁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父逕回成都入

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父相待之善後主拆封視之大喜即遣太僕蔣顯齋敕令

姜維早降

又以降天子敕

降將軍為之一嘆

遣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父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

帶甲將士十萬二千

有此何

官吏四萬食糧四十餘萬

有此何

金銀三千斤錦綺絲絹各

二十萬及餘物在庫不及具載

有此何

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北地王劉譙聞知

怒氣冲天。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諶曰。魏兵將近。父王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屈膝於

他人也。

後主有此子是幹盡之子。先主有此孫是絕武之孫。

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後主有佳兒。又有佳

婦。諶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觸

柱而死。

馬逸。夫婦是有婦無夫。劉禪夫婦是有夫有婦。

諶自自殺其三子。并割妻頭。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哭曰。臣羞

見基業棄於他人。故先殺妻子。以絕聖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有靈。知孫之心。大哭

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

凜凜烈烈。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後人有詩讚曰。

君臣甘屈膝。一子獨悲傷。去矣西川事。雄哉北地王。

殞身酬烈祖。搔首泣穹蒼。凜凜人如在。誰云漢已亡。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

後主聞北地王之死。不但不知愧。亦不知痛惜。真無心人哉。

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太子

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

輿櫬。並車入城。後人有詩讚曰。

魏兵數萬入川來。後主偷生失自裁。黃皓終存欺國意。姜維空負濟時才。

全忠義士心何烈。守節王孫志可哀。昭烈經營良不易。一朝功業頓成灰。

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

司馬昌明幸不為尚書左僕射。而後主劉禪竟為驃騎將軍。可發一嘆。

其餘

文武各隨高下拜官。

鄧艾竟極自封。辭有死之道。

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

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黃皓之受金珠原來為此自是漢亡。後人因漢之亡。有追思武侯詩曰。

猿鳥猶知畏簡書。風雲應為護儲胥。徒勞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且說太僕將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敕。令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下眾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蜀中有如此之將。如此之兵。而天子甘心面縛。可發一嘆。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眾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眾將求問。姜維與誰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以下無數文字皆在附耳低言之內。此處妙在不即敘明。即於劍閣關遍豎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

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師在吾。今日至此。猶為速也。既來詐降。又偏說來降。得早乃是善於周詐。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為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將軍之力。維故甘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如此口氣。便是姜維用詐處。讀者當自知之。會遂折箭為誓。與維結為兄弟。情愛甚密。為上賓則猶降為兄弟則甚密矣。仍

令照舊領兵。維暗喜。遂令將顯回成都去了。却說鄧艾封師纂為益州刺史。牽弘王

頌等各領州郡。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既禮自封爵。又築臺示功。鄧艾有死之道。大會蜀中諸官飲宴。艾酒至

半酣乃指眾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將必皆殄滅矣氣喘而言誇飾多官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西了父有死之道艾因此痛恨鍾會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昭得書視之書曰

臣艾竊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此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宜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煮鹽興冶並造舟船預備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更以厚待劉禪以攻孫休若便送禪來京吳人必疑則於向化之心不歡且權留之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即可封禪為扶風王錫以貲財供其左右書中雖以勸吳為名實以封蜀為主既不送禪於京又自謙封爵大有專制之意此艾之所以見殺也嚮其子為公卿以顯歸命之寵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瑾隨後降封艾詔曰

征西將軍鄧艾耀威奮武深入敵境使僭號之主係頸歸降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撤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為大尉增

邑二萬戶封二子為亭侯各食邑千戶

詔中但封鄧艾並不提起封劉

鄧艾受詔畢監軍衛瑾取出司馬昭手書與鄧艾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須候奏報

不可輒行

詔用實寫手書用虛寫省筆之法

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詔專征如何阻當遂又

作書令來使齎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

上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

父銜命西征元惡既服當權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國命則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實有不臣之心反引春秋之義亦善於詞令今吳未賓

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父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可施行

司馬昭看畢大驚慌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鄧艾方忌鍾會又使鍾會制鄧艾此已成不兩立之勢昭從其議遣使齎詔封會為司

徒就令衛瑾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瑾使與會同察鄧艾以防其變此處手書亦用虛寫會接讀詔書詔曰

鎮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前無強梁節制衆城網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以收善維為功愈使會之與維密已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

邑各千戶

鍾會既受封即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瑾為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身微賤幼為農

家養犢明明以世家子弟推重鍾會妙今僥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成此大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

福耳又與鍾會初時笑艾之意相合妙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又安能成此功耶直以鄧艾之功為鍾會之功妙今欲封

蜀主為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嘉其言

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了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一圖與會曰昔日武

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帝鍾會曾畫一圖已呈司馬昭矣又不若姜維之圖為詳悉也○又照應三十八回中事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

民殷國富可謂霸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詩美西蜀以引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張揚鄧艾以激鍾會甚

妙會大喜指問山川形勢此時鍾會也動念了維一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除艾維曰乘晉

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絕妙排揲會依言

即遣人賁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此處鍾會表文以用虛寫筆法變換於是

朝中文武皆驚會令人於中途截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辭以實己之語

鄧艾所上之表與鍾會所改之辭又皆用虛寫筆法變換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鍾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

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曹奂御駕親征西曹掾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

鄧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舊日之言耶照應一百十五回中語

汝曾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為艾實為會耳奸雄心事正與曹操彷彿悌笑曰某恐明公忘之故以

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秘之不可泄漏一報都是有心人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賈充竊來真是好看

亦疑鍾會有變密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耶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昭聽即悌不可泄漏之語

連對賈充亦無實話早有細作報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正是

纔見西蜀收降將又見長安動大兵未知姜維用何策收艾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六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姜維欲先殺諸魏將然後殺鍾會而重立漢帝其計不為不深其心不為不苦矣且將除鄧艾而假手於會將除衛瓘而又假手於艾是謀殺諸將者姜維謀殺鄧艾者亦姜維也謀殺鍾會者姜維謀殺衛瓘者亦姜維也然而會滅而諸將不滅艾滅而衛瓘不滅則天之未可強也論者往往以多事責姜維然則陸秀夫之航海張世傑之辦香文天祥之崔山流涕皆得謂之多事耶李陵之不即死或猶虛諒其得當報漢之言而姜維之不即死豈得實沒其設謀報漢之志元人有詩曰諸葛未亡猶是漢予請更下一語以對之曰姜維不死尚為劉庶不負其苦心云先主基業半以哭而得成送徐庶則哭而送之不哭則庶安得有走馬之薦請諸葛亮則哭而請之不哭則亮安得有出山之心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獨不善哭何也或曰哀歡非人之所得而教若待教而後哭便是不能哭子曰不然先主亦嘗受人之教矣其對魯肅而哭孔明教之也其對孫夫人而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而哭必其人先自會哭然後能如所教耳若後主生平眼淚從來貴重其睡着於子龍懷中則喪其母而不知哭其聽北地王之自刃於廟則喪其子而亦不知哭以此二者不能得其眼淚更何從得其眼淚

觀後主之不哭而司馬昭笑其不哭。卻正又當哭其所笑矣。不獨為卻正哭。又當為孔明哭。為先主哭。先主有如此之子。此託孤之時。所以執手流涕。孔明有如此之君。此出師之時。所以臨表涕泣也。

或作高視劉禪之說曰。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乃禪之巧於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憤思歸。奸雄如司馬昭。其能容之乎。然則閉目開目之劉禪。依然一青梅煮酒。聞雷失筋之劉玄德耳。雖然使禪而果能如是。則不至於用黃皓。不至於疑姜維。亦不至於獻成。都降節父矣。然則為此說者。夫豈其然。

司馬昭欲舍炎立攸。以繼師後。其與宋太宗之殺德昭而自立其子者。不啻天淵矣。雖然。以此為昭之愛兄。則猶未知昭者也。使攸而非昭之子。而昭欲立之。乃為公耳。今則陽託立姪之名。而陰受立子之利。其計不亦巧乎。且炎為長而攸為次。若以炎為師之子。而立之。更無他議耳。今不以炎嗣師。而以攸嗣師。使人得執立長之說。以廢其立姪之事。其計不更巧乎。蓋不明君臣之義者。必不能篤兄弟之誼。故觀曹丕之篡漢帝。知其必不能愛曹植。觀司馬昭之弑魏主。知其必不能念司馬師。魏之亡。非晉亡之。而魏自亡之也。何也。炎之逼主。一則曰我何如曹丕。再則曰我何如曹操。是其篡也。魏教之也。魏教之。則謂之魏之亡。魏可矣。且魏之亡。魏自亡之。而亦漢亡之。何也。炎之受禪。一則曰我為漢報讎。再則曰我依漢故事。

是其禪也漢教之也漢教之則謂之漢之亡魏可矣天理昭然絲毫不爽豈不重可畏哉

曹氏以再世而篡劉司馬氏歷三世而篡魏似魏之亡獨遲於漢也漢滅於魏未滅之時似漢之亡獨早於魏也而非也當曹芳之立而魏已亡及曹芳之廢而魏再亡及曹髦之弑而魏三亡矣何待於矣之見黜而後謂之亡哉然則漢之亡終在後魏之亡終在先耳

董卓聞受禪臺之言曹丕有受禪臺之事魏則取前之虛者而實之晉又取前之實者而再實之也漢將亡有黃巾之妖魏將亡有黃巾之怪漢則先舉後之一黃巾而散為衆人魏則又舉前之衆黃巾而合為一人也受禪臺有三則兩實一虛黃巾有二則一多一寡此又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鄧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欲殺瓘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可也

姜維思艾亦忌瓘若使艾殺瓘是為維先主一忌也

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收

鄧艾父子瓘部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早來歸即

加爵賞敢有不出者滅三族

妙在先散其羽翼則不可擒少則可擒

隨備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

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于衛瓘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

大呼曰奉詔收鄧艾父子。艾大驚滾下床來。躍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

被捉下縛於車上。妙在事成於俄頃。通則不可擒。走則可擒。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奪。蚤望見塵頭大起。哨

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鍾會之至。却在鄧艾一邊。叙來筆法變換。眾各四散奔走。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

艾父子已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

行險僥倖。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一吃口怎敢。會將艾父子送去洛陽。會入成都。盡得鄧

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趁平生之願矣。新蜀露出。馬脚來了。維曰。昔韓信不聽

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此句隱然勸他。其反是主句。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此句是

却不可少。斯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機之不早也。先以危今公大勳

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跡。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再以冷語挑之。將勸其謀。叛反勸其辭官。妙甚。惡甚。會

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進取。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正妥綽他。此句出來。維曰。若不退

閒。當早圖良策。此則明公智力所能。無煩老夫之言矣。分明教他謀反。却妙在隱而不言。會撫掌大笑曰。

伯約知吾心也。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日之辱。維

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必不使漢室終滅也。若有此事。真有快事。却說鍾會正

與姜維謀反。忽報司馬昭有書到會。接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

安。相見在近。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晉公知吾獨能辦

之。今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鍾會之反。姜維惟之司馬昭又推之。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不

見鄧艾乎

更不消引韓信文種為喻即以鄧艾為喻譬如作文者只用本題不用諸客

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

亦不失作劉備也

不必學他人只學劉先主亦如作文者只用本題不消諸客

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詐稱太后有遺詔教

討司馬昭以正弒君之罪

司馬昭必挾曹英而出恐有以天子之詔討之者耳今維見曹英在軍中便算出有太后遺詔來正與司馬懿討曹英之詔相合

據明公之才中

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先鋒成事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效犬馬微勞但恐

諸將不服耳

既說倒了主帥便又算到眾將

會曰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

者盡斬之

董承與吉平飲宴亦是元宵佳節至此已隔九十餘回忽然相映

維暗喜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飲宴數巡後會執

杯大哭

鄧忠陰平嶺上之哭是真哭鍾會席間之哭是假哭

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

南闕弒君

又將南闕事一提

大逆無道蚤晚將篡魏命吾討之汝等各自簽名共成此事眾皆大

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命者斬眾皆恐懼只得相從畫字已畢

免強畫字與甘言一假盡稱不違也

乃因諸將於宮中嚴兵禁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

置大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坑之

若聽姜維之言而遂坑之何必又置大棒乎幾不要決變將作矣

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

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建乃密將鍾會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

泣告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

恨

丘建只為一朝烈又因胡烈轉出一朝烈

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將在水食不

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會素聽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分付曰吾以重事託汝

休得洩漏

事之將敗所託人

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

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中

知之衆將大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又因胡淵轉出報將淵曰正月十八日

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妙在不即叙明監軍衛瓘深喜胡淵之謀又因淵將轉出衛瓘即整頓了人馬令立

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却說鍾會請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主何吉

凶與鄧艾水山寒之夢一遠一近正自相對維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即續為鄧艾圖夢是真話姜維為鍾會圖夢是假話會喜信其言乃

謂維曰器仗已備放諸將出問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心久必為害不如乘

早戮之會從之即命姜維領武士往殺衆魏將維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疼昏

倒在地憑他聽大無奈心疼天命已然人謀何益左右扶起半晌方甦忽報宮外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聲

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曰此必是諸將作亂可先斬之忽報兵已入內會令關

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面火起外兵砍開殿門

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却被亂箭射倒衆將梟其首謀事不密又不便宜其死也然使事縱得成維殺諸將之機又必殺會則會同始終

一死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疼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此時姜

心疼而事機已變外兵已來亦無及矣遂自刎而死噫維死矣漢斯亡矣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

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讐共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子龍一身都是膽正不知又怎樣大衆將又盡取

姜維家屬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早有人報知

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江油之時

欲殺續得衆官告免

援照一百七十四回中事

今日當報此恨

立建欲報舊主之恩田續欲報舊主之恨兩人相反而相對

權大喜遂遣田續

引五百兵趕至綿竹

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

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

准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

水山襄之夢于此應矣

後人有詩嘆鄧艾

曰

自幼能籌畫

多謀善用兵

凝眸知地理

仰面識天文

馬到山根斷

兵來石徑分

功成身被害

魂遠漢江雲

又有詩嘆鍾會曰

髫年稱蚤慧

曾作秘書郎

妙計傾司馬

當時號子房

壽春多贊畫

劍閣顯鷹揚

不學陶朱隱

遊魂悲故鄉

又有詩嘆姜維曰

天水誇英俊

涼州產異才

系從尚父出

術奉武侯來

大膽應無懼

雄心誓不回

成都身死日

漢將有餘哀

却說鍾會姜維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彝皆被

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甯

靖留衛瓘守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止有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紘光祿大夫譙周秘

書郎卻正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昏憂死時魏景元五年改為咸熙

元年春三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

補應前卷中之事

中書丞華覈奏吳主孫休曰

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即乞陛下深加防禦

伏後卷

休從其

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為鎮東大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

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

不能殺蜀已成漢魏舉處之勢此時欲自守難矣

建寧太守

霍弋聞成都都不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既漢主失位何不速降弋泣謂曰

道路隔絕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為晚也萬一危辱

吾主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

雖不能死與委降者不啻天淵

眾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去

了且說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

誅戮

司馬昭本不欲殺後主因見他辭生夢死故意端他一番要化醒一醒耳

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為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國紀

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為安樂公

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以其不知憂患固當封以此名

賜住宅月給用度賜絹萬疋

僮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譙周郁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皓蠱

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

此事快事○此時後主何不乞免之

時霍弋探聽得後主受封遂率部下

軍士來降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

感傷獨後主有喜色

見魏而不思蜀已為無情

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皆盡墮淚後主嬉笑自若

見蜀而不思蜀尤為無情酒至半酣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

久全何況姜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

此之謂安樂公

須臾後主

起身更衣卻正跟至廟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人

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要他放回恐亦未必後主牢記入席

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學舌不差還尋病他欲哭無淚遂閉其目

兩番開樂不能得淚此時安得有淚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趣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命寫得後主如畫昭及左右皆

笑之且慢笑着司馬氏再傳而後便有開蝦蟆食肉度之主矣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後人有詩嘆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不念危亡半點哀快樂異鄉忘故國方知後主有庸才

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為王表奏魏王曹奂時奂名為天子實不能

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氏為晉王令人道想曹操封魏王時諡父司馬懿為宣

王兄司馬師為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

手過膝聰明英武膽量過人此處詳叙司馬炎為下文稱帝伏線次曰司馬懿情性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

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不以炎繼而以攸繼一片權詐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公孫以天下歸之司馬氏

目中久已無曹氏矣○既為於兄弟之情何獨不知君臣之義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攸為世子一片權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

違禮不祥若論承嗣之禮則繼師者固當以炎繼昭者乃當以攸也曹亮何曾裴秀亦諫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

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惟攸與炎本皆為昭之子故猶豫未決耳若使攸而真為師之所出則昭又未必然矣太尉王

祥司空荀顗諫曰前代立少多致亂國願陛下思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為世子其以次子

嗣師而不以次子嗣師者逆料諸臣必以立長為言即猶豫未決亦是假大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腳跡長三尺

第一百十九回

二寸白髮蒼髯著黃單衣裹黃巾此時又遇一黃巾之妖與首卷遙遙相應拄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民王二字名色

其奇與首卷大異良師等號相似今來報汝天下換王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此乃殿

下之瑞也此非晉之符瑞乃魏之妖孽殿下可戴十二旒冠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備六

馬進王妃為王后立世子為太子昭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食忽中風不語次

日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顗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

司馬炎而死司馬師臨終時有目至于無目司馬昭臨終時有口一如無口皆以臣凌君之報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晉

王可立太子為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即晉王位封何曾為晉丞相司馬望為

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謚父為文王昭自此文王故如其所命安葬已畢矣召賈充

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昭應七十充曰操

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為天子也得此一註脚遂使曹操教

矣充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也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此操之

司馬子丕繼業差役其重東西驅馳未有賓歲又與填曹王後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

施德天下歸心久矣與民不憤德對說文王并吞西蜀功蓋寰宇與東西驅馳又豈操之可比乎司馬

昭不傲皇帝已并極耐得炎曰曹丕尚紹漢統孤豈可不紹魏統耶司馬昭明明要學曹操賈充裴秀二人

再拜而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築受禪臺布告天下以即大位此處受禪臺與八十回之

受禪臺正是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奂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

炎直入後宮。吳慌下御榻而迎。炎坐畢。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吳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明明當面

義吳大驚。口噤不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呼曰。晉王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

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人耶。炎大怒。

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借司馬炎口中替漢朝出氣

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

堪紹魏之天下乎。曹王德操漢却幾他人說今司馬懿欲篡魏竟是有家開口節又曰。欲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

與漢家報讎。有何不可。此是蒼蒼者之意却在此此武士將張節亂棒打死於殿下。吳泣淚跪

告。獻帝尚不曾如此無體面炎起身下殿而去。吳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天數盡矣。

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是祖宗做樣與他人看具大禮。禪位與晉王。

上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吳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

日。吳親捧傳國璽。立於臺上。大會文武。後人有詩嘆曰。

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張節可憐忠國死。一拳怎障泰山高。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以大禮。吳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充裴秀

列於左右。執劍令曹吳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

十五年矣。處處提出魏篡漢故事。可見當日之事。乃是賊偷賊物。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可

第一才子書 卷六十 第一百十九回

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此用廟帝稱時名出就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宣

召不許入京與華歆此語前後一轍矣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奐前曰臣身為魏臣終不

背魏也曹氏篡漢時曹家宗族中却無此人炎見乎如此封乎為安乎王乎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

於臺下山呼萬歲矣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後人有

詩嘆曰

晉國規模如魏王陳留蹤跡似山陽重行受禪臺前事回首當年止自傷

晉帝司馬炎漢以炎與為年號恰合司馬炎之名亦一轍也追謚司馬懿為宣帝伯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昭為

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亮生頴

州太守司馬雋雋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

昭是為七廟也曹丕不聞帝曹騰也嵩晉則更有焉者大事已定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正是

漢家城郭已非舊吳國江山將復更未知怎生伐吳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為三國而作則重在三國而不重在晉

也推三國之所自合而歸結於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從分而追本於桓靈也以

虎狼之秦而吞六國則始皇不可以比湯武以篡竊之晉而并三國則武帝豈足

以比高光晉之劉毅對司馬炎曰陛下可比漢之桓靈然則三國一書以桓靈起

之即謂以桓靈收之可耳

前卷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相對而成篇此卷炎之取吳亦與昭之取蜀相對而成篇而前卷於不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類者見報應之不殊也此卷於極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見事變之不一也如鄧艾之拒姜維悉力攻擊而羊祜之交陸抗通好餽遺則大異鍾會之忌鄧艾彼此不合而杜預之繼羊祜前後一心則大異伐蜀之議決諸終朝而伐吳之議遲之又久則大異平蜀之役二將不還而平吳之役全師皆返則大異此間樂不思蜀之劉禪以懦而稱臣亦設此座以待陛下之孫皓以剛而屈首則又大異至於取蜀之難難在事後鄧艾專焉鍾會叛焉姜維構焉而邵悌憂之劉實知之司馬昭亦料之矣取吳之難難在事先羊祜請焉杜預勸焉王濬張華又贊焉而馮純沮之苟勗賈充沮之王渾胡奮亦欲緩之矣此類而觀更無分寸雷同絲毫合掌凡書至終篇每虞其易盡有如此之罕頭百尺愈出愈奇者哉

三國一書每至兩軍相聚兩將相持寫其勇者披堅執銳以決死生寫其智者殫慮竭思以衡巧拙幾於荆棘成林風雲眩目矣忽於此卷見一輕裘緩帶之羊祜居然文士風流又見一饋酒受藥之陸抗無異良朋贈答令人氣定神閒耳目頓易直覺險道化為康莊兵氣銷為日月真夢想不到之文

或謂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陸二人交歡邊境如宋華元楚子反之自平於下母
乃有違君命乎予曰不然一施德而一施暴則人盡舍暴而歸德而施暴者將為
施德者之所制矣彼以德懷我之人是欲不戰而服我也我亦以德懷彼之人是
亦欲不戰而服彼也外似於相和而意實主於相敵又何譏焉

中原之兵所以難於取吳者有前事以為之鑒也周郎有赤壁之捷陸遜有猇亭
之捷徐盛有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魴有石亭之捷丁奉有徐塘之捷斯
誠未易圖矣而孰知從前之難則屢戰而不克向後之易則一戰而成功貫索之
艦斷之以乃連環之舟焚之以火吳之摧敵者有然而橫江之鎖鎔之以炬沉水
之錐衝之以筏吳之受摧於敵者又有然時移勢改險不足恃凡古今成敗無常
皆當以此類之

三國之興始於漢祚之衰而漢祚之衰則由於閻豎之欺君與亂臣之竊國也一
部大書始之以張讓趙忠而終之以黃皓卒皆為閻豎之戒首篇之末結之以
張飛之欲殺董卓終篇之末結之以孫皓之譏切賈充可為亂臣之戒

三國以漢為主於漢之亡可以終篇矣然纂漢者魏也漢亡而漢之讐國未亡未
足快讀者之心也漢以魏為讐於魏之亡又可以終篇矣然能助漢者吳也漢亡
而漢之與國未亡猶未足竟讀者之志也故必以吳之亡為終也至於報復之反

未有已時。禪皓稽首於前。而懷惡亦受執於後。師昭上逼其主。而安恭亦見逼於臣。西晉以中原而并建業。東晉又以建業而棄中原。晉主以司馬而吞劉氏。宋主又以劉氏而奪司馬。則自有兩晉之史。在不能更贅於三國之末矣。

却說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卧床不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靈出拜。吳主把興臂。手指靈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

子孫靈為君。左典軍萬彥曰。靈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何不仍求孫亮而復立之左將

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為帝王。丞相濮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

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迎皓為君。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

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為元興元年。封孫靈為豫章王。追謚父和為

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若論入繼大統。便不當曰帝其父加丁奉為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為甘露元年。皓

凶暴日甚。酷溺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又是一個中常侍。與男之黃皓正是一對濮陽興與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

滅其三族。第一便殺兩個。顯命定策大臣其亡可知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萬彥為

左右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沂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匱乏。陸凱上

疏諫曰。

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城險瘠。非王者之

都且童謠云宜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宜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官吏為苛擾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簡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

疏奏皓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有曹又召術士尚廣令

筮著問取天下之事尚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為後文降晉之兆劉碑

應孫皓與術士術士之言都皓大喜謂中書丞華覈曰先帝納卿之言分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

命老將丁奉總之朕欲兼并漢土以為蜀主復讐當取何地為先既好土木又好襄諫曰

今成都守不守社稷傾崩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吳民乃為上計若

強動兵甲正猶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願陛下察之前以一吳伐一魏尚不能勝今晉兼魏蜀足又

是也皓大怒曰朕欲乘時恢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

叱武士推出殿門華覈出朝嘆曰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為吳亡遂隱居不

出於是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報知

晉主司馬炎晉主聞陸抗寇襄陽與眾官商議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

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

可得也

平吳之末遣杜預而先遣羊祜

炎大喜即降詔遣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

軍民預備迎敵

自是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者皆聽之咸

戍邏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

與孔明屯田渭濱相似

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末年

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嘗著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帳前侍衛者不過十餘人

儒雅之風其視前

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

獲大勝祜笑曰汝眾人小覷陸抗即此人足智多謀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

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

在羊祜口中補前文所未及

此人為將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內有

變方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而輕進此取敗之道也

自鄧艾與姜維苦戰之後又見此一段不戰之文出人意外

眾將服其論

只自守疆界而已一日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

界眾將得令止於晉地打圍不犯吳境陸抗望見嘆曰羊將軍兵有紀律不可犯也

日晚各退

曹操與操糧書曰卿與將軍會獵于吳是以獵為戲也今觀此二人之獵何其從容不迫而無猜忌乎

祜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

傷者皆送還

吳人皆悅來報陸抗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

必得佳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某

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

周瑜飲至德以酒是多意陸抗送羊祜以酒是美情

來人領諾攜酒而去左

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既施德於我我豈得無以酬之眾皆愕

然却說來人來見羊祜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一陳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

第一回

命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宜慢飲。祐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

必疑慮。」竟傾壺飲之。問公飲傳肅之酒是大膽。羊祐飲陸抗之酒是難量。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抗遣人候祐。祐

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卧病數日未出。」祐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

熟藥在此，可送與服之。」孔明識周郎之病以不藥藥之。羊祐識陸抗之病即以藥藥之。一是醫智，蘭巧；一是關心見識。來人持藥回見抗。抗將曰：「羊祐

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良藥。抗曰：「豈有配人羊叔子哉？」曹操不信華佗是奸雄，惟智陸抗不疑羊祐是良將，高懷。汝眾人

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眾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

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正羊叔子藏手。眾將領命。忽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

之。使曰：「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

人辭去。抗即草疏遣人齎到建業。時吳主皓已近臣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備言晉未可

伐之狀。且勸吳主修德慎罰，以安內為念，不當以黷武為事。吳主覽畢大怒曰：「朕聞

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為司馬。却令左將軍孫冀代

領其軍。問字代姜維蜀主但有其意。孫冀代陸抗吳主竟有其事。羣臣皆不敢諫。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恣意

妄為。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或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

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羊祐所謂孫皓之暴，過於劉禪正為此也。皓出入常帶鐵騎五

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却說羊祐聞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

遣人往洛陽請伐吳。陸抗諫伐晉而羊祐請伐吳，其言似異而其旨實同。其畧曰：

夫期運雖由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

此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二語倒轉說來孔明謂天時之不可強羊祜謂人事之不可怠

今江淮之

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

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

非好戰武正欲

止武非好動兵正欲息兵蓋吳平則征戍可息也

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興師

伐吳之事于此一舉

賈充荀勗馮純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

伐吳之事

于此一寬此是第一層曲折

祜聞上不允其請嘆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

惜哉

亦是至言

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

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陛下所能

得也

陸抗未去則吳不可得孫皓既死則吳亦不可得

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

伐吳之事又于此一舉

祜曰臣年老多病

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也

伐吳之事又于此一舉此第二層曲折

遂辭炎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祜

病危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卧榻前祜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

亦泣曰朕悔不能用卿伐吳之事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祜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

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

鍾會與孫資彼此相妒羊祜與杜預前後相親與前卷相反而相對

炎曰舉善薦賢

乃美事也卿何薦人於朝即自焚其奏稿不令人知耶

鍾會伐國欲害羊祜為人之密恐其感我也恐其備我不足奇

恐其感我則奇矣

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

如此則免朝廷朝堂之疑可為萬世入臣之法

言訖而亡炎大哭回宮救

贈太傅鉅平侯南州百姓聞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思

枯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爲

墮淚碑

與蜀人之思武侯南人

之思武侯彷彿相似後人有詩嘆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殘露頻滴疑是當年墮淚人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爲人老成練達好學不

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臥常自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

傳癖

聞公好讀春秋杜預

好讀左傳正復相與又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准備伐吳此時吳國丁奉陸抗

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

有犯者或剝其面或鑿其眼

此斷歷割心之類也不意諸至三國最嚴終篇如見神演義書卷

由是國人大懼晉益州刺史王濬

上疏請伐吳其疏曰

孫皓荒淫內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君則強敵也

伐之當

臣造船七年日

有朽敗

伐之當

臣年七十死亡無日

伐之當

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

孔明出師

表有六不可解王濬伐吳表有三不可失孔明意在盡人事王濬意在順天時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

伐吳之事又于此一緊

侍中王渾奏

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准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以待其疲方可

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

伐吳之事又于此一緊此第三層曲折

退入後宮與秘書丞張華圍棋消遣

不用王濬緊若却用王渾緩若不依王濬著有用之著却與張華等無用之著文勢至此又是一頓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表也表

畧曰

往者年祐不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度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恐怖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遷其民居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不及矣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棋枰斂手奏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民憂國歎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葉了局中之計却助表中之著欲上與局中無異也若失此機會則一著錯滿盤皆錯矣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羊祐之棋全賴杜預為之終局杜預之棋又虧張華為之

將軍杜預為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瑯琊王司馬佃出淝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以上是五路陸兵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

數萬艘以上是二路水兵又令冠南將軍楊濟出屯襄陽節制諸路人馬如平蜀之有衛璜監軍早有消息報入

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為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

臣敢為將帥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出屯牛渚接引諸路軍馬吳主只三

路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面有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

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舟皆為蓋粉矣皓大喜遂問其計昏奏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去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置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豈能渡江也此計雖是下策猶勝於黃皓之請師婆也吳吳前幾番禦敵都是用火此一番禦敵却是用金皓大喜傳令搬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

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使人偷越山嶺杜預使人暗渡長江前接防備相假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砲擂鼓夜則各處舉火

令引眾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陸景一路又在此處補出氣法來是孫翊為先鋒三路來迎杜預引兵前進孫翊船蚤到兩兵

初交杜預便退翊引兵上岸迤邐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翊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

城上舉火翊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杜預巴山之兵與鄧玄陰平之兵彷彿相似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

一聲斬於馬下第二路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

旗上書晉鎮南將軍杜預杜預渡江卻在陸景眼中叙出倍覺聲勢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尚馬到斬

之了卻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

斬之了却吳兵第一路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風齋印而降皆王濬之法預

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

議取建業之策

如鄧艾之取成都

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

來春更為大舉

如田續之阻鄧艾又於此一覽此第四局曲折

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振

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有著手處也

事如破竹文亦如破竹

遂馳檄約會諸將一

齊進兵攻取建業

伐吳之事又於此一舉

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

索沿江橫截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為准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為人披

甲執杖立於週圍順水放下

江中草人乃孔明所以借箭者不意此日反為北軍所用

吳兵見之以為活人望風先走暗錐

着筏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大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燃炬

燒之須臾皆斷

東吳欲用金克木王濬却用火克金

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却說東吳丞相

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來迎晉兵瑩謂靚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

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

矣靚曰公言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

議靚謂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

方知答應沈瑩乃是絕強

悌垂泣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今若君臣

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

此處若無死難之人不獨吳國無氣色即中書張足亦無氣色

諸葛靚亦垂泣而去張悌與

沈瑩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

中沈瑩被周旨所殺

了却吳兵第三路

吳兵四散敗走後人有詩讚張悌曰

杜預巴山見大旗江東張悌死忠時已拚王氣南中盡不忍偷生負所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提督晉主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吾

兵久勞於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軍還再作後圖折○以上凡作五番頓跌出人意外張

華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吳人膽落不出一月孫皓必擒矣若輕召還前功盡廢誠可惜

也棋局可以不完晉主未及應賈充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欲妄還功勳困敵士卒雖

斬汝不足以謝天下賈充更無他長但會相幫襯君耳炎曰此是朕意華但與朕同耳何必爭辯忽報杜

預馳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急進兵之意晉主遂不復疑竟下進征之命於此一緊王

濬等奉了晉主之命水陸並進風雷鼓勵吳人望旗而降吳主皓聞之大驚失色諸

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戰眾對曰今日之禍

皆岑昏之罪請陛下誅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誤國眾大叫曰

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姜維以黃皓比張禪吳人又以岑昏比黃皓三人正是一般遂不待吳主之命一齊擁入宮中碎割

岑昏生啖其肉陶濬奏曰臣以戰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皓從

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下江迎敵二人部兵正

行不想西北風大起此時東風不可復惜矣吳兵旗幟皆不能立盡倒豎於舟中兵各不肯下船四

散奔走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

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佳耶

遂播鼓大進

若避敵則不能戰局若畏風波何以取吳

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浚曰若是真降便為前部立功象

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孫皓聞晉兵入城欲自刎中書令胡冲

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輿輓自縛率諸文武詣王

浚軍前歸降

割面鑒之或何處去了

浚釋其縛焚其輓以王禮待之後人有詩嘆曰

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於是東吳四州八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

十三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皆歸大晉

令人追想前策破劉禪時

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

王司馬卬并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浚成了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

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

如劉之有表戈

浚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晉主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

其不親見之耳

此杯亦是陸吳杯

驃騎將軍孫秀退朝向南面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

基業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此表語誠一痛傷之語

却說王浚班師還吳主孫

皓赴洛陽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

此是晉蓋入洛陽矣

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

對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

孫皓想對發於劉禪然只是南人輕薄嘴耳

帝大笑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

每鑿人眼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

明道著

下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

封其子孫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

統之基矣

一部大書此一句是總結

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

直應將首卷起

後來後漢

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

善終

不以司馬炎作結仍以三國之主作結方是三國志熟尾

後人有古風一篇以叙其事曰

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烏飛上天中央哀哉獻

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計誅逆

黨李傕郭汜興刀槍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奸雄皆鷹揚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

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荆襄張邈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

西涼陶謙張繡公孫瓚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威

震天子令諸侯總領貔貅鎮中土樓桑立德本皇孫義結關張願扶主東西奔走

恨無家將寡兵微作羈旅南陽三顧情何深卧龍一見分寰宇先取荊州後取川

霸業王圖在天府嗚呼三載逝升遐白帝托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隻

手將天補何期曆數到此終長星夜半落山塢姜維獨憑氣力高九伐中原空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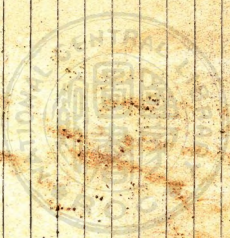
勞鍾會鄧艾分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丕叡芳髦繼及吳司馬又將天下交受禪

臺雲霧起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命與安樂王侯公爵根從苗紛紛世事無窮

之正與首卷詞中之意相合一命
大書以詞起以詩收絕妙筆法

此一篇古風將全篇貫通括其
中而末二語以一夢字一空字結

三國志卷終



中華民國玖拾捌年捌月拾壹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3877359



線

857.4523

6546

19

v.20

舊籍